



古今事文類聚

後集  
十三之十四

X  
99  
28

逍遙文庫  
文庫6  
28  
28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十三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建業 唐富春 子和 梓

人倫部

不娶同姓 卜相婚 閥閱婚 師友婚

婚姻 姑姨婚 舅甥婚 既貴婚 有疾婚

腹婚 幼婚 晚婚 再娶

強婚 辭婚 餘見擇婿擇婦門

辭書要語妻父曰婚婿父曰姻後漢順帝紀注婚者昏時行禮

故曰婚姻者婦人因夫故曰姻白虎通婚有六禮納采將為婚

灼通其言然後使入納其采擇之禮問名問名上於廟納吉得吉兆

用鳳為贄蓋取陽往來之義也

卷之十三

復使往納徵由夫家得吉日親迎及納采開  
用鴈也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曲禮念二姓之好上以事宗  
廟下以繼後世也同上三十日壯有室女二十而嫁婦人年十  
五許嫁笄而字之曲禮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以此防民  
民猶有自獻其身者坊記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曲禮  
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婚禮不賀人之康也郊特牲娶妻  
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注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坊記  
取則為妻曲禮凡行事必用昏所注遣使行玄纁吉禮必用助  
時親迎乃用昏時昏禮婿執鴈而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婿出  
御婦車而婿授綏御輪三周共牢而食合巹而酌同上父醮子  
曰牲迎爾相承我宗事毋施衿結帨勉之曰無違宮事及門內

施擊申之以父母命儀禮媒氏掌萬民之判判平也得相男女  
成人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合而為夫婦男  
妻入子者皆書之周禮桃夭婚姻以時也桃之夭夫灼灼其華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注婦人謂嫁曰歸國風標有梅男女及時  
也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方注喻始衰也同上  
如歸妻迨冰未泮注正月中以前也朝葉宴爾新昏不我屑以  
谷風父母終思婦寧而不得泉水綢繆束薪三星在天注三星  
參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  
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東萊於野  
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故云得其時也  
綢繆析薪如之何匪斧弗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伐柯丈夫

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勝文女子之嫁也母  
命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同上線因針而入女因  
媒而成淮南子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彊古者  
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文中子非有葭葦之親注葭  
裏之白者喻輕薄也漢書姻不失親古人所重南史王元規傳  
**詩句**作嬪君子室顏延年結髮為夫婦恩義兩不疑蘇武結髮辭  
嚴親來為君子仇曹子建結髮事君子袞袂未嘗分梅聖俞三日入  
厨裏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王建新一來取高  
第官佐東宮軍迎婦丞相府誇映秀士群韓送陸暢老婦願嫁  
女約不論資財韓寄崔不厭尚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王維  
遲山中

古今事實

冰上人

晉索統字叔徹世為通儒明術數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  
語統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  
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媒介事也策曰老夫耄矣不為  
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

月下老

常固少未娶旅次宋城遇異人倚囊坐向月檢書曰此幽冥之  
書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爾固曰囊中赤繩何用曰以  
繫夫婦之足雖仇家異域此繩一繫終不可易君妻乃此店北  
曹業陳媪女也固逐之入菜市見媪抱一歲女且晒老人指示  
固怒磨刀付奴曰殺彼女當賜汝萬錢奴翌日刺於稠人中

纒傷眉間後十四年固以父蔭參相州軍事刺史王泰妻以女  
年十六七容貌端麗而眉間常貼花鈿未嘗暫去通問之曰妾  
郡守之猶子也父卒於宋城任時方襁褓乳母鬻薪以供朝夕  
嘗抱於市為賊所刺眉間之痕尚在故以花鈿傅之固感其言  
因盡述前事始知月下老非虛謬也後宋城宰聞之名其店曰  
定婚店續幽 婚姻必以媒妁亦由前定故以一事先之

侍執巾櫛

晉太子固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  
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  
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固遂逃歸信二

因婚報德

吳師入郢楚子取其妹季芊以出及昭王奔鄖楚大夫鍾建  
季芊以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  
負我矣以妻鍾建定四 五代和凝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  
瓌辟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  
顧見凝塵之使去凝曰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解豈  
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此之不止則引弓射殺之瓌由  
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忠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  
事之因妻以女後官至太子太傅封魯國公

富人莫與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及長可娶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愧  
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

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負見之喪所獨視備  
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鹿為門然  
門外多長者車轍負歸謂其子仲曰吾以女孫與陳平仲曰平  
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與之女負曰固有美如  
陳平而長貧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貨幣以聘予酒肉之資  
以納婦負戒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允但如事乃父事  
獲如事乃母平既娶張氏資用益饒游道益廣

棄妻別娶

後漢竇玄形貌絕異天子以公主妻之舊妻與玄書別曰棄妻  
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且以遠彼日以親衣不  
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

不棄糟糠

見夫婦門

遺妻遭罵

見世妻門

喜畢婚嫁

向長字子平男女婚嫁畢遂恣意遊五嶽及諸名山 謝靈運  
謂子尚曰男娶女嫁畢勅斷家事勿復相關

練裳遺嫁

後漢逸民戴良有五女家貧每有求婚輒便許嫁練裳布被竹  
筍木履而遺之

賣大遺嫁

吳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遺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  
其經營使者至見婢牽大賣之此外蕭然無辨

借不愜意

謝奕女道韞初適王凝之還甚不樂奕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羯

未詳見兄弟門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

婚嫁相顧

諸葛恢大女適庾會會被蘇峻害其女改適江影次女適羊楷子衡娶鄧攸女于是謝尚書求婚小女乃云羊鄧是平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世說

箕帚訓女

庾亮孤兄女曰芳將嫁亮乃刈荆荻為箕帚以訓誨之以色為主見喪妻門

烏羊為禮

宋孔淳之性高尚居會稽與徵士王敬弘為外之交敬弘以女適淳之子以烏羊繫所乘車轆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恠其故答曰此亦農夫田父之禮也

種玉得婦

楊雍伯嘗設漿給行旅一日有一人就飲訖懷中取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生美玉并得好婦如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求之徐公曰得白璧一雙即可乃於所種得雙璧遂娶之搜神記

三十未婚

顏延年好讀書無所不覽行年三十猶未婚南史

射孔雀目

唐高祖竇皇后父毅嘗謂妻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因畫  
二孔雀於屏間請婚者射一矢陰約中目則得之射者閱數十  
皆不合高祖最後射各中一目遂歸之

牽絲得女

郭元振少美宰相張嘉貞欲納為養元振曰知公有五女未知  
孰醜張曰吾女各有姿色郎不知誰是匹偶使五女各持一線  
幔前使子取便牽之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紅絲得第二女果  
有姿色天寶遺事

招客不至

宋璟為相王毛仲嫁女奏玄宗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  
知汝所不能致者宋璟也明日謂宰相曰毛仲有婚事卿等宜

悉請第既而日中璟方至先執酒謝恩飲不盡扈遮欄腹痛去

善詭成婚

柳子厚云亡妻楊氏今禮部郎中凝之女許嫁於我柔日既上  
乃歸于柳氏恭惟先府君崇重友道於郎中最深髻雅好言始  
於善詭雖間在他國終無異辭凡十有三歲而二姓克合奉初  
言也墓誌

荒陬無婚

柳宗元貶永州司馬脩書言情曰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  
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暱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綫

女妻遊士

李白上裴長史書云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



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見招妻以孫女便懸跡於此至移二霜焉

聘用檳榔

唐南蠻歌羅其俗嫁娶納檳榔多至二百盤

禁以凶婚

五代劉岳唐明宗時太常卿帝見鄭餘慶所為書儀有起復冥婚之制嘆曰儒者所以隆孝弟而善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增損其書

斥去羅幔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若持

至吾家當火於庭遺事

謂不知禮

以下係不娶同姓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曰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女嫁同系

晉劉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山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胡本同根系而世皆為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議為婚可也

占鳳其昌

以下係卜相婚

懿氏上妻陳敬仲其妻占之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左

相人無如

漢單父人呂公見高祖狀貌因敬重之曰臣少好相人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弱息願為箕帚妾

巫女相貴

黃霸少為陽夏游徼與善相人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娶為妻

寧父貧賤

呂範少為縣吏有姿容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其母欲勿與劉氏曰觀日子衡寧父貧賤耶遂與之吳志

遣人相婿

陳州刺史王當有女集州縣文武官令表夫綱擇婿天綱曰惟果毅姚某有貴子可嫁之終必得力當從其言時人笑之乃元宗也定命錄

後貴且壽

楊於陵登第調潤州句容縣尉浙西觀察使韓滉有知人之鑒謂其妻柳氏曰吾閱人多矣後貴且壽無如楊生者生子必位宰相以女妻之既而生嗣滉復撫其頂曰各位皆踰其父楊門之慶也竟如其言

女手相貴

王克正仕江南歸宋直舍人院及死無子唯一女十餘歲陳搏入弔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觀其捧香奉佛手相甚

貴後數年陳晉公恕奏知政事。丁日便坐。太宗問曰：卿娶誰氏？  
有幾子？晉公對曰：臣無妻，有二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  
後惟一女，朕甚念之，卿可作配。晉公不敢辭，遂納為室。不數日，  
封國夫人，如陳之相也。

假作美壻

祖龍圖無擇，晚娶徐氏，有姿色，議親之時，無擇為館職，徐氏必  
欲相其人，而無擇貌寢恐，不得當也。同舍馮當世京丰姿秀美，  
乃諭媒妁，俟馮出，局揚鞭，跳馬經過，徐居曰：此祖學士也。徐竊  
窺喜甚，成婚始悟，其非竟以反目離。婚曾健詩話

販鬻松檟以下係閩閩

唐太宗以山東崔盧李鄭世家衰微，已無冠蓋，猶負時望，婚姻

之間猶多邀錢幣，販松檟人謂賣婚，命高士廉刊正其姓氏

必求四姓

張說好求山東婚姻，與張氏親者皆為甲門，四姓鄭氏不離榮  
陽尚頭盧潭底李士門崔皆為顯族。國史補

不附宰相

王義方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取之  
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

妻以兄子以下係師友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以己子。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傳通經籍

後漢馬融有俊才。初京兆擘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遊學。傳通經籍。恂奇其才。以女妻之。

奇其清苦

後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厚。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吾貧賤。不敢當禮。少君乃悉歸待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宣官司隸杖尉。子永中興。初為魯郡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不。答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安敢忘乎。

頁下快婿

後魏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弟子五百餘人。瑀有女。選婿。惟有心於延明。別設一席。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婿。誰坐此者。吾當妻焉。延明奮衣坐。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序婦翁文

李漢少事韓愈。厚知其最厚。愈以女妻之。嘗編昌黎文。仍為之序。性似我家。以下係姑姨舅甥。

李膺之姑為鍾皓兄之妻。生子瑾。好學慕古。與膺同年。俱有令名。膺祖太尉脩嘗言。瑾似我家性。以膺妹妻之。

下玉鏡臺

温嶠姑有女。屬嶠。嶠自有婚意。答曰。佳婿難得。但得如嶠如何。姑曰。何敢稱汝。此也。後日嶠報姑云。已得婿矣。門地材品。

俱不減。囿下玉鏡臺一枚為聘。姑大喜。及交婚禮，異姑女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效果如所卜。

潘楊世親

楊經字仲武，潘岳作謀文，云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潘楊之睦有自来矣。

以姨繼室

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姜。少姜卒，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宮，焜耀先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諱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六公。丁公、公齊先君，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

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衰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嘉之，遂成婚。昭二。

擇娶九姨

龍圖劉公曄未第前，娶尚書見之長女，早亡。而趙氏猶有二妹，皆未適。入既而劉公登科，見捐館夫人復欲妻之，使媒妁通意。劉曰：若有武有之德，則不敢為姻。如言禹別之州，則庶可從命。蓋劉公不欲七姨為匹，意欲九姨。議親故也。夫人諾曰：諺云薄餅從上揭，劉郎線及第，豈得便揀點人家女。劉曰：非敢有擇，但

七姨骨相寒薄遂娶九姨後生七子几枕皆至太官七姨後適  
閔生竟不第落泊寒餒暮年劉氏養之終身青箱雜記

再娶小姨

歐陽公脩與王宣徽拱辰同為薛簡肅公子僮歐陽先娶長女  
王娶其次後歐陽再娶其妹故當時有舊女婿為新女婿大姨  
夫作小姨夫之戲係詩話附見于此

欲娶母黨

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  
吾懲舅氏矣

戲呼王郎

王仙客劉振之甥也振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穉戲弄

相狎振妻嘗呼仙客為王郎子

母黨為重

老蘇女幼而好學慷慨能文適其母兄程濬之子之才詩曰汝  
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嫁娶重母黨雖我不肯  
將安云

婚姻一部其目頗多若詩話摘出於古今文集之後恐難

檢尋故附見逐門庶便檢閱此變例也後皆仿此

娶後及第以下係既貴而娶

唐相白敏中始娶已朱紫矣嘗戲其妻曰接脚夫人 表筠娶  
蕭安女言定未幾擢進士第羅隱以詩贈之曰細看月輪還有  
意定知丹桂近嫦娥

未第不娶

富文忠公嘗謂邵伯溫曰吾年二十八登第方娶當先公先夫人時未第決不許娶聞見錄

未第而娶

王沂公曾初就殿試時固已有盛名李文靖公沆為相適求婚語夫人曰吾得婿矣乃舉公姓名曰此人此科必第後亦當為公輔是時日文穆家亦求婚於沂公公聞文靖之言曰李公知我遂從李氏及唱名果第一

聘後登第

杜祁公少時父濟源有縣令者能相入厚遇之與縣之太姓相里氏議婚不成祁公亦別娶久之祁公妻死令曰相里女子當

作國夫人矣相里兄弟二人前却祁公之議者兄也令召其弟曰秀才杜君人材足依也當以女弟妻之議遂定其兄尤之弟曰杜君今之重客令之意其可違兄悵然曰姑從之俾教諸兒讀書也祁公未成婚赴試京師登第相里之兄厚資往見公曰婚已定議其敢違但某既出仕頗憂門下無與教兒讀書者兄遺弟之相里之兄大慙而歸祁公既娶相里夫人至從官以兩郊禮奏異恩任相里之弟後官至員外郎聞見錄

雖盲亦娶

以下係有疾而娶

北史崔巨倫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季叔胤之妻聞而慚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肯令此女屈事里族乃為其子翼納之時人

嘆其義識 唐孫泰姨老以女為託且曰長女損目汝可妻其次姨卒泰娶其長或詰之答曰彼有廢疾非泰何適

不許疾辭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後生五子皆中進士第其一丞相汲公是也 後山叢談

不背前約

劉廷式本田家隣舍翁有女約與為婚契濶數年廷式登第歸鄉訪鄰翁而翁已死女因病雙盲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女家辭以疾且自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曰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女疾而背之乎卒與成婚閨門極睦其妻相携而後

行凡生數子廷式嘗坐小譴監司欲逐之嘉其美行遂為之濶畧後妻死哭之極哀東坡高其行為文以美之 夢溪記

指腹為婚 以下係腹婚

賈復與五校戰大破之復傷瘡甚光武大驚曰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

死不失信

常放字元直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腹為婚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及為北徐州刺史時有貴族請婚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 南史

幼議竟娶 以下係幼婚晚婚



周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鬢竟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伊氏言行錄

六歲見奇

傳咸宜陽人六歲隨母省繼外祖母嚴氏嚴氏曰此千里駒也以其妹之女妻之

老不相見

齊何點隱居不仕絕婚何尚之強為娶任氏禮畢將親迎點涕泣求執本心遂罷既老又娶魯國隱者孔嗣女雖婚亦不與妻相見別字以處之人莫論其意孔融為詩嘲之曰惜哉何處士薄暮遺荒淫南史

耳順方娶

陳嶠字景山數舉不遂暮年獲一第鄉里以儒家女妻之時年近耳順矣合卷之夜嶠自作詩云彭祖尚年八百歲陳郎猶是小孩兒客皆絕倒南部新書

妻譏年老

盧家有子弟暮年猶為校書郎晚娶崔氏崔有詞翰結褵之後微有嫌色盧因請賦詩以述懷為戲崔立成曰不怨檀郎年紀大不怨檀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更晚不見檀郎年少時南部新書

昏謬貽笑

處士陳貺閩人有詩名五十方娶有慶之者曰處士新郎燕爾安乎答曰呵呵僕少處山公莫預世事不知衣褐之下有此珍美嗣主徵之或問細君置之何所答曰暫寄師叔寺中或曰婦

人年少為德不一何不防閑答曰鎖之矣或曰其如水火何曰  
鑰匙已付之矣聞者絕倒江南野史

朝老娶小

見年齒門

妻亡再娶

以下係再娶

衛玠妻父樂廣有重名議者謂婦翁冰清女偕玉潤以天下大  
亂移家而行至江夏玠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  
簡曰昔戴叔鸞嫁女惟賢是與不問貴賤况衛氏權貴門戶令  
望之人乎於是以女妻焉

戲老再娶

劉原父再婚歐公以詩戲之云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  
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西清詩話

生子再嫁

以下係再嫁

聲伯之母不聘穉妻曰吾不以妾為妙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  
管於葵生一子而寡以歸聲伯以其外舅為大夫而嫁其  
外妹於施孝叔卻孽來聘求婦於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  
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一子  
於卻氏卻氏亡歸一子於施施逸諸河沉其一子婦人怒曰已  
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  
誓施氏成十一

再嫁被誑

諸葛恢女嫁庾亮子為婦既寡不復出嫁女性兇強無羞登  
重理恢既許江影婚乃移家迫之後誑女曰宜徙於是家人下

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不復得出矣江暮來女哭罵彌甚積  
自漸歇江喚而入宿但在對床上後觀其意轉江乃詐厲責  
不寤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  
自是天下之男子卿何事而乃見喚耶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  
語女默然自慚情好遂篤懷女既改適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  
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世談

正坐莫犯

荀采爽之女為陰瑜妻而瑜早亡爽逼嫁與大原郭奕采入郭  
室暮乃去帷帳建四燈按劍正坐郭不敢通

續弦膠借用

漢武帝時西海有獻膠五兩者武帝射於甘泉宮忽有絃斷西

使乞以所進膠續之弦兩頭遂相着曰可以射終日不斷帝大  
悅因名續弦膠博物志

強委禽見僚僭門  
以下係強婚

何愛一女

孫破虜吳夫人早失父母與弟景居破虜聞其才貌欲娶之吳  
氏親戚將拒焉夫人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

妻宦官女

中官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傅不娶轉以妻荀彧或  
父緄慕衡勢誠或娶之為論者所譏臣松之云時閭豎用事四  
海屏氣尤懼唐衡威權莫一順則太親俱安違則大禍立至斯  
以存易亡之由昔蔣詡娶於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緄之此婚庸

何傷乎典畧

齊大非耦以下係辭婚

鄭公子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今乘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

以妻讓兒

蒼梧選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非禮之讓也家語

辭以與弟

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

國注言欲立功娶卿相之女也

畏盛固辭

漢雋不疑字曼倩為京兆尹大將軍欲以女妻之不疑畏其盛

大固辭

以遂悔婚

王褒傳初與管彥為友約男女婚姻彥後英父於洛陽褒遂別嫁其女謂彥弟馥曰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今賢兄英父洛陽則京邑豈吾結好之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夜曰豈有英父洛陽而隨妻還齊如此去就何婚之有

在塗追還

魏表術字公路為子索呂布女後布怨術女已在塗追還絕婚

一語謝絕

謝尚書哀求婚諸葛恢小女恢曰我不能與謝良兒婚

女不妻兵

卷之二十一 謝尚書哀求婚諸葛恢小女恢曰我不能與謝良兒婚

王述字懷祖子坦之為桓温長史温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温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耶詎可畏温而以女妻其耶

因隙絕婚

王珣兄弟皆謝氏婚以猜嫌致隙太傅遂與珣兄弟絕婚

過在離婚

王獻之疾家人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答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蓋獻之前妻郗曇女也

一語敗盟

白敏中為相嘗欲以進士侯温為子偕且有旨矣夫人盧氏曰身為宰相願為我偕者多矣已既姓白又以侯氏子為偕必為

人呼作白狼敏中乃止

古今文集

雜著

舅姑虐婦

世有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並由天命為子娶婦恨其奩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大蛇虺其性惡口加誣不識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却教成婦不孝已身不顧他恨但憐已之子女不顧其婦如此之人陰紀其過鬼奪其算不得與為鄰何況結交乎避之哉避之哉 顏氏家訓

百子帳

唐人婚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婚為宜且而其制度則非存

子孫衆多之義。蓋其制本戎虜時。宮廬佛廬之具。禮之微者也。捲柳爲圈。以相連鎖。可張可闔。爲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總之。亦非真有百圈也。朱語錄

坐鞍不經

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婿之馬鞍。大爲可笑。今之士族。當婚之日。以兩椅相背。置一馬鞍。及令婿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乖謬如此。士大夫不知禮法。而與閭閻鄙俚同其習見。歸田錄宋初婚姻坐女於馬鞍之側。此胡人尚乘鞍馬之義也。蘇氏演義今娶婦家新人入門。跨鞍馬。此其始也。酉陽雜俎

結髮無義

程正叔言婚姻結髮無義。欲去之久矣。言結髮爲夫婦者。只稱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結髮事父。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合鬢子耶。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語錄

嫁娶不同

安定胡先生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娶婦必須不若吾家。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婦不若吾家。則事舅姑必執婦道。曾致滌記

勿慕富貴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乎。苟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日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

慕一時之富貴而取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  
姑者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  
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不可論財

司馬溫公曰文中子曰婚娶論財夷虜之道也夫婚姻者所以  
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  
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於立契約  
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女者亦有既嫁而後欺給負約  
者是乃駟僮鬻奴賣婢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  
既被欺詎則殘虐其婦以摠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資裝以  
悅其舅姑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益厭資裝既竭則安用汝

女哉於是質其女以賈貨於女氏貨有盡而賈無窮故婚姻之  
家往往終為仇讎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  
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則議婚姻有及於財者皆勿與為婚姻也

不可幻許

司馬溫公曰世俗好於襁褓童稚之時輕許為婚亦有指腹為  
婚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  
仍或從官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連獄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  
尉書曰吾之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婚既通書不數月必成婚  
故終身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古詩

古樂府

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黃鸝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來，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議婚

白居易

天下無正聲，悅耳即爲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即爲姝。聲色非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爲時所棄，富爲時所趨。紅樓富家女，金襪繡羅襦。見入不飲手，嬌痴二八初。母兄未開口，已嫁不須與。綠窓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荆釵不直錢，衣上無珍珠。幾聞人欲聘，臨日又踟躕。主人會長媒，置酒蒲玉壺。四坐且勿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

婦娶婦意何如

朱陳村

白居易

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去縣百餘里。桑麻青，氛氳機梭聲。札札牛驢走紛紛，女汲澗中水，男採山上薪。縣遠官事少，山深民俗淳。有財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爲陳村民，死爲陳村塵。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一村惟兩姓，世世爲婚姻。親疎居有族，少長遊有群。黃雞與白酒，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鄰。死者不遠葬，墳墓多繞村。即安生與歿，不苦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玄孫。我生禮義鄉，少小孤且貧。亂離失故鄉，骨肉多散分。江南與江北，各有平生親。存者終日別，逝者隔年聞。悲火燒心曲，愁霜侵鬢根。一生苦如此，長



美陳村民

新婚別

杜甫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乘路旁。結髮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歿生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往，形勢反蒼黃。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賤女，父製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乖迕，與君永相望。

長干行

李白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遊林弄青梅。同居長干

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迴。十五始展眉，頭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十六君遠行，鬢塘澀頰堆。五月不可觸，猿鳴天上哀。門前舊行迹，一。生蒼苔。苔深不可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蝴蝶黃，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

律詩

兄弟同夜成婚

鄭軌 英華

棠棣開雙萼，天桃照兩花。分庭令佩響，隔扇偶粧華。迎風似雪映綺總，如霞。合宵二神女，併在一家。

題陳季常所蓄朱陳嫁娶圖

蘇子瞻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十三

二十四

蘇子瞻

何年顧陸丹青手畫作朱陳嫁娶圖。聞道一村惟兩姓不將門  
戶嫁佳盧

又

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而今風物那堪畫。縣吏催  
錢夜打門

詩話

寒脩為媒

郭景純遊仙詩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寒脩時不存。要之將  
誰使。按離騷云求宓妃之所在。今寒脩而為理。寒脩古賢媒

紅葉題詩

唐僖宗時有于祐晚步禁衢流一紅葉上有一句云殷勤謝紅

葉好去到人間。祐復題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  
祐後娶一宮人韓氏於祐篋中見一紅葉驚曰此吾所作吾水  
中亦得紅葉即祐所題詩於是相對感泣曰事豈偶然莫非前  
定也青瑣高議

桐葉題詩

蜀尚書侯繼圖本儒士。一日秋風四起樓上倚闌有大桐葉飛  
墜上有詩云拭翠斂雙蛾為辭心中事。桐葉下庭除書我相思  
字。侯貯小帖凡五六年方上任氏為婚嘗諷此事任曰此是妾  
書桐葉之詩爭得在君處。侯以今書校之葉上無異王溪詩話

戰袍中得詩

戰袍中得鎖並見宮殿門

繫臂事始

杜牧之詩云絳燭猶籠繫臂紗後學不解常見服式變古錄云始於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色者以緋絲繫其臂大將軍胡奮文泣呼不伏繫臂左右掩其口今定親之家亦有云繫臂者續古事也 侯鯖錄

作催粧詩

唐雲安公主下嫁詔陸暢作催粧五言曰雲安公主貴出嫁五侯家天母親調粉日兄憐賜花催鋪百子帳待障七香車借問粧成未東方欲曉霞內人因其吳音捷才以詩嘲之云十二層樓倚翠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遣吳歛入漢宮或曰宋若蘭姊妹作陸酬曰粉面仙郎選正朝偶逢秦女學

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鳥噪鵲橋六宮大叱

兩女乘龍

楚國先賢傳孫雋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玄之女人謂桓叔元兩女乘龍言得婿如龍也杜子美云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宋景文公云承家男得鳳擇婿女乘龍皆謂此也

不娶其女

高越燕人舉進士文價諂然鄂帥李簡賢之將妻以女越切諭其意賦鷄子詩一絕書於壁不告而去詩云雲爪星眸衆所歸摩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逐草飛

因詩求婚

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

事類彙編卷之三十三 三五 德壽堂

窓下夜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所作也德麟既鯨居因見此篇遂與之為親余以為此二十八字媒也漁隱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十四

建安 祝 穰 和父 編

建業 唐富春 子和 梓

人倫部

擇婿 擇婦 不暇擇 不必擇 附

羣書要語 求我庶士 迨其吉兮 標梅 可為求 佳對 晉元紀 擇對

不嫁 孟光傳 男女之族各擇德焉 文中子

擇婦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關雎 采芣采非無以下體 谷風 嘉耦

日妃 威二 敦以婦德 婦言 婦容 婦功 昏義

不暇擇婦 娶妻非為養也 而有时乎為養 娶妻本為繼嗣 而

有親執釜竈不擇妻而取者孟子子女不必貴種要之方貞好孔叢  
子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圖書

古今事實

求先聖裔

叔梁紇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二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二女曰  
取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長十尺武力絕  
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二子孰能為之二女莫對  
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  
既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  
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家語

兒有奇表

後漢陶謙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故蒼梧太守同縣  
甘公見謙容貌異之許妻以女其夫人怒曰陶家兒遊戲無度  
如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與之

坦腹東牀

郝鑿使門生求女婿於王遵導令就東牀褊觀子弟門生歸謂  
鑿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惟一人在東牀坦腹獨  
若不關鑿曰此正佳婿及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莫逆禁齋

晉元帝為晉陵公主求婚謂王珣曰子婿但似劉真長王平敬  
便是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纔小富貴便與人家事珣對曰謝  
琨雖不及真長子敬帝曰如此便是未幾帝崩袁松欲以女妻

謝琬曰卿莫近禁齋初元帝即位建業公私窘罄母得一狔以爲珍美項上一齋尤美輒以薦帝群下未敢食也于時呼禁齋故琬因以爲戲後琬尚主襲父爵

覓一快婿見師友門

帝嘆佳婿

獨孤郁最爲權德輿所稱以女妻之德輿輔政以嫌去內職憲宗嘆曰德輿乃君佳婿

不與凡子

唐處士侯高將嫁其女曰吾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與凡子王適瓌奇負氣謂媒姬曰吾明經及第郎官人姬諾公曰君官人耶取文書來適計窮吐實姬曰無苦我祇得一卷書粗若生身

者我祖以往公未必取視適如其言公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遂以女適王氏韓文公

擇婿無如

楊於陵釋褐爲句容主簿時韓況性剛嚴必接遇且慎與可及於陵以屬吏謁謝况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婿吾聞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柳從其言遂以女妻之楊累官戶部尚書

脚踏擇配

段儀曰吾女志行不凡故且脚踏以擇良配

笑碧鸛雀

常說有女擇所宜歸見裴寬不以苞苴汚家於園內墜或以所

魏之鹿歸語其曰常求佳婿今得之矣明白惟其族使觀之時  
寬衣碧瘦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碧鸞雀

必求佳婿

杜祁公衍既貴有女其夫人鍾愛必求佳婿衍以文章器業為  
天下第一無如蘇舜欽乃以女妻之

委以擇婿

晏元獻判南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丁母憂權掌西監一日晏  
謂范曰吾一女及笄君為我擇婿范曰監中有一舉子富舉張  
為善皆可婿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俊晏即取富  
舉為婿後改名即鄭公也為善後亦更名方平筆錄

擇於學舍

明道先生程顥十歲能為詩賦十一二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  
故戶部侍郎彭思永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

特取名士

孫明復先生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鬢皓白家貧不娶故  
相文定公李迪就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室獨居誰事左右不  
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先生箕帚先生  
固辭又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  
婿李氏榮貴莫大於此石介與其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  
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行義也先生  
於是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族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  
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名遂妻之

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盡禮當時士夫莫不賢之先生用富翁  
薦除國子監直講灑水燕譚

自擇子南以下係女自擇婿

鄭徐五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請於  
二子使女自擇焉子哲盛服而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  
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哲信美矣子南夫也遂適子南  
公孫楚也

食東息西

齊有二女二家求之其家語其女曰汝欲東家則左祖欲西家  
則右祖其女兩祖父母問其故對曰願東家食而西家息以東  
家富而醜西家貧美也

幃中觀婿

王渾妻鍾氏琰女亦有才為求賢夫有兵家子甚俊濟欲妻之  
令與羣小雜處琰自幃中觀之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此  
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以婿其人數年  
果亡

戲有所慕

陽陽陳忠女名豐鄰人葛勃有美姿豐與村中數女共聚絡絲  
戲相謂曰若得婿如葛勃無所恨也異苑

紗窗自選

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門地之家求之不允林甫聽事壁  
間開一橫窗飾以雜寶蒙以絳紗使六女戲於窗下每貴族子



弟入謁林甫即使女於窻中自選可意者事之

簡斥數婦以下係擇嬪

梁鴻字伯鸞家貧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績作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釋敢不請罪鴻曰吾欲棄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名之曰德耀字孟光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

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舍之於家

為娶長妻見形貌短少門

擇取醜婦

蜀黃承彥高爽開列為河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家有醜女黃頭黑色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鄉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彥醜女

見女求聘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仲將之女普門至孤陋甚非其耦君見其女便求聘焉司空王昶以其痴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既婚果有令姿叔德高爽萊適生東海母儀冠族或問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視以此知之

何必齊宋以千係不必擇

豈其娶妻必齊之妻豈其娶妻必宋之子衡門

不在貴族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求婦其父如此誰肯嫁之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楊雄之才非出孔氏虞世家法反生癡子

不擇高門

賈詡嫁娶不擇高門

古今文集

雜著

擇婦難於擇婿

世人多謹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而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程氏遺書

詩話

女識大魁

李翱尚書牧江淮郡日進士盧儲投卷來謁李禮待之置文卷几案間赴公宇視事長女及笄見文卷尋繹數四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為狀頭李公聞之深異其語乃納為婿來年果狀頭及第纔過殿試即赴佳姻催粧詩曰昔年曾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會早教鸞鳳下粧樓至官舍迎內子入庭花開乃題詩曰芍藥斬新栽當庭數朵開東風與柳東留待細君來南部新書

翁婿

僚婿附

羣書要語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爾雅青城山為五嶽

之長，故名丈人山。今世俗呼人婦翁為令嶽，妻之伯叔父為列

嶽。往往因此。青城山記太山有老父，失其姓名，今人稱人婦翁

亦曰泰山，不知何所據。或者出此說以傳訛耶。神仙傳俗呼人

之妻父為嶽丈，以泰山有丈人峯，丈人觀似亦有理，而呼妻母

為泰水，此何義耶。然晉樂廣乃衛玠妻父，俗所謂嶽丈或當指云

樂丈耳。本朝孫持正云陳後主曰：婦父乃是翁，比奈何不敬，煩

翁通鑑

文婿黃氏倩，注倩，女婿也。東洛間謂婿為倩。史記館甥注禮妻

父曰外舅，謂我為舅者，吾謂之甥。萬章少婿。蘇秦傳家為子莊

則出贅。賈誼策丈夫乃是兒例。陳後主云乃翁長嗣為君，半子

劉禹錫祭陽族子文

僚婿江東呼同門為僚婿。爾雅瑣瑣姻婭，兩婿相謂曰婭。大

雅譚公維私注姊妹之夫曰私，顧人又曰友婿。漢書

古今事實

祭仲殺糾

祭仲專，公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

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焉。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

而將烹子于郊，吾感之以告。祭仲殺雍糾，沈諸周氏之注。池也

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左威

善類類聚後集

卷之十四

八

不禮婦翁

陳涉既為王妻之父往依焉陳王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不辭而去

誣搆婦翁

後漢明帝戲第五倫曰聞卿為吏搆婦翁不過從兄飯有諸對曰臣之三妻皆無妻父

水清玉潤

樂廣字茂輔時人謂之水鏡壻衛玠字叔寶時號玉人故時人謂曰婦翁水清女壻玉潤

翁壻不悅

謝安壻王國寶安惡其為人每抑而不用國寶乃譖安於道子

使離間之於帝武紀

翁抑其壻

華廩有才妻父盧毓典選廩年三十五不得調

謂妻父癡

太原王述謝萬之妻父也為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

就女索錢

王戎女適裴頡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

為妻父官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六

七

封德彝即楊素之婿素為僕射嘗撫其座曰封郎必居此座後果如其言南部新書

翁婿皆貴

郭子儀七婿皆貴顯朝廷

此翁可人

王適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失韓墓誌

翁婿能詩

給事中姚合有詩名士多歸重李頻走千里巧其品題大加讚揚以女妻之

婿為牛子

唐帝御誕喜朝見回紇使者是時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為兒弟今婿牛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

婿不開翁書

潘炎方劉晏任權炎乃其婿雖書疏報答未嘗輒開時稱有古人節

以德報怨

李彦允薄其婿崔貞後崔救李婦死婿復得婿

宣徽鄭天休選王禹玉為婿其後為丞相禹玉選鄭達夫後亦為樞相

叔隗季隗以下係僚婿

晉公子重耳奔狄狄人伐唐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  
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信二十二

哀侯息侯

蔡哀侯取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媯也止  
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主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  
伐之楚子從之

彌子子路

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夫子主  
我衛卿可得也然子路在弟子中號為好勇而彌子瑕至以色  
悅以乃為友婿

為友婿辱

嚴璃侍宴上問所欲對曰家貧為友婿所辱願為會稽太守

兩女乘龍見婚姻詩話

太橋小橋

周瑜字公謹為中護軍從孫策攻皖得橋公兩女皆國色策自  
納大橋瑜納小橋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  
為婿亦足為歡

耻為吏屬

謝晦庾登之俱曹氏婿為荊州刺史請登之為長父登之意甚  
不愜到廳成惟言即日恭惟初無感謝之言

兄弟同婿

崔休弟之子愨字長謙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為

子陵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為妯娌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

友婿異黨

王懿恪歐陽文忠同為薛簡肅公子婿後文忠為參政吏擬封懿恪僕射文忠曰僕射宰相官也拱辰非曾任宰相者改東宮官以至拜宣徽使終身不至執政蓋懿恪主李文靖文忠公主范文正其黨不同云

古今文集

雜著

翁婿俱賢

本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見於擇婿趙參政昌言之婿為王文

正且王文正且之婿為韓忠憲琦呂惠穆公弼之婿為韓文定

忠彦李侍郎虛巳之婿為晏元獻殊晏元獻之婿為富文忠

楊尚書察富文忠之婿為馮宣徽京陳康肅堯咨之婿為賈文

元昌朝曾宣靖公亮此類甚多不可悉數而其後名位風節往

往相似前伐所不及也却歸編

古詩

送外舅郭大夫繫西川提刑

陳無已

丈人東南來復作西南去連年萬里別更覺貧賤苦王事有程期親年多喜懼畏與妻子別已復迫矐暮何者最可憐兒生未知父后山以貧故妻子常寄食饑家

和王子立風雨敗書屋有感

蘇子瞻

婦翁不可過。王郎非嬌客。十年為從學。苦淡共隱厄。燕雀噙鵝  
漸大羊。睨麟獲偶逢。涇渭分昨夢。春冰釋平生。五車書纒吐。三  
策已作謫。薰天金朱果。何益君窮一。窻下風雨更。創迹詩工  
知學進。詞苦見意迫。俗情傲情贅。頰舍不暖席。南冶從東來。不  
同被嘲劇。師儒難並世。日月過箭疾。公今未有田。把筆耕六籍。

律詩

呈外舅孫莘老

黃魯直

九陌黃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扁舟不為鱸魚去。收取聲  
名四十年。

詩話

婿為所薄

張延賞選婿無可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時選進士韋臯。評  
之。臯性疎曠。不拘細行。延賞竊悔。由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  
待之益厚。臯因辭東遊。苗氏罄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  
駄物為贖。臯行翌日悉還之。惟留奩物及書冊而已。後五年臯  
擁節旄。會德宗幸奉天。持節西川。替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翃。人  
莫敢言。至大回驛去府二十里。人有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韋臯  
也。非韓翃。苗氏曰。若韋臯必韋郎也。延賞曰。天下姓名同者甚  
衆。彼韋生必填溝壑。豈能乘吾位乎。次日果韋臯也。延賞慚懼。  
自西門潛遁。臯入見。苗氏禮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皆杖死。  
之時泗濱郭園。因為詩曰。宣父從周。又入秦。昔賢誰不因風塵。  
當時甚媿張延賞。不識韋臯是貴人。唐宋遺史



得翁句法

謝師厚方為其女擇對見山合詩曰吾得婿如是足矣庭堅往求之後庭堅之詩卒從謝公得句法故山谷有詩曰自在見謝公論詩得豪爽

夢為子婿

予為密州子立未嘗相識忽告同舍生曰吾夢為密州婿何也巳而果以子由之子妻之故詩云彭城初識子照眼白而長異夢先成兆清言未得嘗空惟知禮意遂欲補詩云咄咄真相逼諸生敢鴈行東坡哭王子立詩註

# 夫婦

**羣書要語** 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交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嬖嬖而家道正矣家人無彼遂在中饋吉同上輿脫輻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小畜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 夫嬖和家之肥也禮運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齊謂共牢而食郊特牲 夫者婦之天喪服傳外言不出於柩 內言不出於柩曲禮 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郊特牲 君子偕老詩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書 未有仇儷同仇敵也儷儷也昭 二子太叔曰不能亢身焉能亢宗昭公 夫婦有別滕文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萬章

**詩句** 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杜 藁帖今何在古樂府 佳人應

古今事實

相敬如賓

季白使過，真見其妻，饋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僖三十二

婦殺其夫

子產晨出，聞婦人哭，撫其御手而聽之。有間，使執而問焉。則手殺其夫者。御問何以知之，曰：凡人於其所親愛也，始疾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姦也。

道悅桑婦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鉤仰而笑。公問何笑，曰：臣之隣人有

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笑之。公悟其言，乃引師還。未至而有我其北鄙者矣。列子

射雉妻笑 見美女門

庸奴其夫

張耳亡命游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夫去殺父客，父客素知張耳，遂嫁之。

生妻去帷

李陵答蘇武書，父母終堂，生妻去帷。李陵謂武曰：陵來時，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至陵陽，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

肉遺細君 見婿門

為婦畫眉

張敞為京兆尹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嬾有司奏敞上  
聞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  
弗責也

舉案齊眉見擇婦門

不棄糟糠

宋弘為太尉時帝妹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羣臣以徵觀其  
意王曰宋弘威容羣臣莫及帝曰試圖之主坐於屏風召弘問  
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  
下堂帝迴謂王曰事不諧矣

唐太宗嘗謂尉遲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  
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臣雖不學聞古人貧不復娶

車載故妻

朱買臣字翁子嘗賣薪樵行且誦書妻羞之求去其後買臣獨  
行歌道中故妻與夫家上墳見買臣饑寒呼飯食之及買臣為  
會稽太守入吳界見其故妻夫妻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  
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居一月妻自經死

故妻復還

後漢黃昌會稽餘姚人為蜀郡太守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  
遇賊被獲流轉入蜀為入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疑毋不類  
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佐黃昌妻妾  
嘗歸家為賊所掠遂至此昌驚曰何以識黃昌耶對曰昌左足  
心有黑子嘗自言富為二千石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為夫

齋禁囚妻

後漢周澤字稚卿為太常臥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關問所苦澤大怒以為干犯齋禁收送詔獄

復搏妻面

蜀劉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特留胡氏經明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搃胡氏以復搏妻之面而後棄遣胡氏以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搏妻之人面非受復之地劉琰竟棄市自是太后妻毋朝慶遂絕

勸妻忍貧

山濤初為布衣家貧謂其妻韓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

知卿堪作天人否耳及濤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及千乘而無媿媿焉

妻請覓友

山公與嵇阮契合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謂公曰有羈之妻亦親觀孤獨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食夜穿墻以視之達旦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殊不知正當以度量相友耳公曰伊妻亦嘗以我度為勝韓默然

婦慕參軍

見嫂叔門

疾其婦貪

事類彙編

卷之十四

十七

王衍字夷甫常疾其婦貪口未嘗言錢

夫惡新衣

桓車騎中不好着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馳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着之

妻自負薪

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妻自負薪入為左衛將軍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士庶

不能刑妻

齊謝朓為王敬則婿曾出敬則其女常懷刃欲殺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鎮朝日卿大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朓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

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反自復諧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妻嘗妬乃罵秀為絡子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太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夫人可從其例秀免冠謝遂為夫婦如初世談

織回文詩

晉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滔符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蕙思之織錦為回文旋圖詩以贈滔死轉循環以續之辭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

愛妻過篤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六

八

魏荀奉倩娶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庭中，自取冷還以，身慰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

夫婦能飲

齊沈文季飲酒五斗，妻王氏亦至三斗。為吳興太守，常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化為鴛鴦見鴛鴦門

奪賣餅妻

唐寧王猷宅，左有賣餅者，妻織白明媚。一見屬意，因厚遺其夫，取之寵愛。踰等環歲，嘗問之曰：「汝復憶餅師不？」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淫視，雙淚垂頰。王乃歸之。

防妻過甚

李益與李賀齊名，然少痴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而有散灰宿戶之譴。時謂妬癡。

縱妻通姦

紀處訥妻武三思，婦效也。縱使通三思，由是為大府卿。

義士還妻

唐劉震之女無雙，幼時許其甥王仙客。未成婚，朱泚之亂，震夫妻死，無雙沒入掖庭。仙客後二年入京，遇舊蒼頭塞鴻，又得無雙。婢採蘋與居，後為縣尉。至長安驛，忽有中使押內家二十人，往元陵洒掃，塞鴻哀茗於簾外。夜深忽聞簾下語，曰：「塞鴻，郎健否？明日去我後園中取書送郎。」書後云：「嘗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有心人，今能求之否？」後仙客尋古押衙，結以寶玉半歲，古

事文類聚卷之十四  
押衙求茅山道士藥令採殮假作中使賜無雙死二百後以親屬贖屍以與仙客治療得愈押衙自盡仙客與無雙偕老襄鄧間太平廣記

妻可畏三

中宗朝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嘗云妻有可畏者三少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至五六十薄施粧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本事詩

河魁在房

李戴仁性迂緩非禮勿動娶閻氏年甚少與之異至私約日有與則見忽一夕聞扣戶聲小豎報云縣君欲見大監戴仁遽取百忌曆燈下看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不宜行事傳語縣君謝到閻氏慙怒而去荆湖遺事

古今文集

雜著

論夫妻封號

婦人封號有夫為秦國公而妻為魏國夫人者亦有封兩國者秦槍封兩國范伯達笑之曰一妻而為兩國夫人是何義理故蔡京皆改隨其夫號如夫封建安郡則妻亦封建安郡夫去封秦國則妻亦封秦國夫人侯伯子男皆然看來隨其夫稱極是如淑人碩人耳人孺人之類亦京所定各隨其夫官帶之後人謂淑人碩人非婦人所宜稱者來稱碩人亦無妨惟淑人則

非所宜爾，但只有一節未善。有夫方封某郡伯，而妻已先封爲某國夫人者，此則與京所改者相值齟齬不可行。蓋其封贈格法如此，當初合井格法也。與整頓過則無病矣。遂使人得以咎之，謂其法自相違戾如此，是亦京不予細乘勢粗改，後人以其出於京也，遂不問是非，一切反之。朱語錄

古詩

古樂府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峨峨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娼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

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云

好，未若故人姝。其色似相類，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練，故人工織素。織練日一匹，織素五丈餘。持練將比素，新人不如故。

屢屢歌

百里奚爲秦相，上作樂所。貧海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撫弦而歌。此因尋問之，乃其妻云。風俗通：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雌炊粳，屢屢今富貴，忘我爲。

陌上桑

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秦氏女，邯鄲人有女，名羅敷，色人千乘。王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敷乃



彈箏作陌上之歌以自明焉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善養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繩，桂枝為籠鉤。觀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巾着帽頭。耕者忘其耜，鋤者忘其鋤。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羅敷年幾何，二十尚未滿。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亦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以識夫婿，白馬從馬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湛盧劍，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為人潔白晳，向上頗有鬚。盈盈公相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贈內

白居易

生為同室親，死為同穴塵。他人尚相勉，而况我與君。黔婁風窶，士妻賢，忘其貧。冀缺一農夫，妻敬儼如賓。陶潛不營生，翟氏自爨薪。梁鴻不肯仕，孟光甘布裙。君雖不讀書，此事耳亦聞。至此千載後，傳是何如人。人生未死間，不能忘其身。所須者飲食，不過飽與溫。蔬食足充饑，何必膏粱珍。絳紫足禦寒，何必錦繡文。君家有貽訓，清白遺子孫。我亦貧苦士，與君新結婚。庶得貧與素，偕老同欣欣。

太行路

白居易

太行之路能摧車，若比君心是坦途。巫峽之水能覆舟，若比君心是安流。君心好惡苦不常，好生毛羽惡生蒼。與君結髮未五載，豈期牛女為參商。古稱色衰相棄背，當時美人猶怨悔。何況

身百年苦樂由他人  
行路難難於山險於水不獨人間夫與妻  
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行路  
難行路難不在山不在水在人情反覆間  
律詩

別內赴徵

李白

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  
來時儻佩黃金印莫學蘇秦秦下機

妻初授邑號告身

白居易

弘農舊縣受新封  
鈿軸金泥告一通我轉官階常自愧  
君加邑號有荷功  
花牋印了排窠濕錦標裝來耀手紅  
倚得身名種墮日高猶睡綠窻中

詩話

作白頭吟

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子為妾  
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曰  
曉如山下雲皎若雲間月  
良人有所意故與相訣別  
又云今日斗酒間  
明白溝水頭蹀躞向溝上  
溝水東西流又云  
淒淒重淒淒  
嫁娶不須啼願得一人心  
白頭不相離相如感之乃止  
西京雜記

賣鏡復合見鏡門

代詩諷友

王稚川既得官都下有所盼未歸  
山谷戲代乃妻林夫人作款

乃歌二章與之云臥水泣行慰毋饑天吳紫鳳補兒衣花上盈  
盈人不歸桑下纂纂實已垂臘雪在時聽馬嘶長安城中花片  
飛從師學道魚千里蓋世功名黍一炊日日倚門人不見看盡  
林鳥反哺兒

妻詩餞行

真宗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璞能為詩召對自言不能上  
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璞曰獨臣妻有詩一首云更休落魄  
貪盃酒亦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上大笑放還山東坡云吾頃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  
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老妻曰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詩送我  
乎老妻不覺大笑而止侯鯖錄

圖形寄夫

南楚材旅遊似無返舊之意其妻薛媛微知其意乃對鏡自圖  
其形并詩以寄之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寒已驚顏索莫漸  
覺鬢凋殘淚眼描來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  
楚材遂歸如初雲溪友議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十四

德壽堂梓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5647